

<<凤囚金宫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凤囚金宫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51419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5141X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端木摇

页数：343

字数：448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凤囚金宫>>

前言

此恨不关风与月 ——前言：借一段历史抒爱恨情仇 也许，有人觉得奇怪，明明是大宋、金国，明明是靖康之耻这段历史，却为什么人物都是虚构的？

为什么要这么写？

这是我的任性。

按照靖康之耻这段真实历史来写，个人觉得有太多的桎梏与约束，因此，我选择了“半架空”这种形式来构架整部小说——借一段真实的历史，以真实历史人物为原型，适当改编与想象。如此一来，有更大的发挥空间。

因此，请把本文当成一部通俗的言情小说来读，千万不要与真实历史做对比，本文更禁不起考据党的刨根问底与批判。

本文的灵感来源于靖康之耻与北宋国变中那些惨遭金兵凌辱的帝姬、宫眷，我想要表现的正是一个骄纵的帝姬在国破家亡后爱恨情仇、耻辱煎熬、痛彻心扉的一生。

被金帅凌辱、强占为妾，沦落金国，在爱恨之间挣扎，在欲望之中游走，在大宋金国之间奔波，在国恨家仇之中煎熬，她的青春年华在悲与痛中慢慢消耗，心力交瘁，痛不欲生。

赵飞湮是一个悲剧性的女主人公，其命运有主客观的因素。

也许她不够讨人喜欢，也许她的选择让人觉得莫名其妙，但我觉得，她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。

因为，在她心目中，救父皇回宋是至关重要的，家国大义是她一生的执念。

因此，她才会在情感与家国之间摇摆不定，甚至家国凌驾于情感之上。

这样一个内心矛盾而悲怆的女子，我灌注了全部的同情与痛惜。

对完颜磐的爱，对完颜宗旺的恨，对叶梓翔的敬佩，对赵俊的依赖，对李容疏的喜欢……山河动荡，乱世盛宠，她得到了很多人的爱护，却注定无法平淡一生，因为，她心中有恨、有家国。

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。

这本书，是我查阅了很多资料、灌注了全部心血的一部书，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鸣。

历史，风月无边，请跟着我，走入赵飞湮的世界，领略一个荡气回肠的情爱传奇。

<<凤囚金宫>>

内容概要

全书共50万字，分为上下两册，主要是从第一人称角度，以“我”——大宋帝姬赵飞湮为女主人公，描写了她在靖康之耻到南宋建立之初这段时间里，与书中四位男主角的恩怨情仇纠葛。

本书是其中的下册，主要内容简介如下：“我”与叶梓翔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宋地，面对的是满目疮痍，人事全非。

六哥在风雨飘摇之际建立的南宋小朝廷摇摇欲坠，然而此时“我”又发现六哥赵俊对我有着狂热的占有欲，超出寻常的兄妹之情。

恰逢此时金国发生巨变，完颜磐坐上了皇位。

为了使心心念念的爹爹重归宋地，“我”秘密来到金国，答应了完颜磐的条件——成为他的皇后，没想到后宫争斗和复杂的局势却使爹爹和深爱“我”的李容疏魂断金国。

“我”难以承受深重的打击，回到南宋又亲眼看到叶梓翔在监狱中被人毒害而亡，心血耗尽，最终了却了颠沛流离的一生。

<<凤囚金宫>>

作者简介

端木摇，处女座，现居苏州。
热衷文字、历史和影像，深情在睫，孤意在眉，满怀萧瑟。
出版小说有：《天阙绝歌之两朝皇后》《匈奴王妃》《情在南，爱在北》《长恨歌》《焚心似火》《圈养娱美人》《魅姬》。

端木摇官网：<http://duanmuyao.5d6d.com>

端木摇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fengyueyaoqing>

<<凤囚金宫>>

书籍目录

第五卷 南朝事人清绝

- 第一章 流水便随春远，行云终与谁同
- 第二章 何人月下临风处，起一声梨坝
- 第三章 天遥云黯，杳杳神京路
- 第四章 兵戈凌灭，豪华销尽，几见银蟾自圆缺
- 第五章 想得玉楼瑶殿影，空照秦淮
- 第六章 望京国，空目断、远峰凝碧
- 第七章 千里江山寒色远，芦花深处泊孤舟
- 第八章 长江千里，烟淡水云阔
- 第九章 旌旗麾动，坐却北军风靡
- 第十章 何处望神州，满眼风光北固楼

第六卷 兴亡替孤心悲

- 第一章 天涯地角有穷时，只有相思无尽处
- 第二章 刀剑笑，夜半悲风铮铮响
- 第三章 铜雀春情，金人秋泪，此恨凭谁雪
- 第四章 夜阑珊，泪痕残
- 第五章 桃之夭夭，眸横雪光
- 第六章 更落尽梨花，飞尽杨花，春也成憔悴
- 第七章 画船载春归去，余情付、湖水湖烟
- 第八章 挥手弦声响处，双雁落遥空
- 第九章 恨如芳草，怆然暗惊
- 第十章 念故人，千里共明月

第七卷 满江雪情湮灭

- 第一章 无情不似多情苦，一寸还成千万缕
- 第二章 雕香剪玉，今生今世盟约
- 第三章 风不定，人初静，明日落红应满径
- 第四章 娇汗浸低鬟，屏山云雨阑
- 第五章 新愁旧恨相继，夜寂静，寒声碎
- 第六章 刀剑争锋，淡黄衫子郁金香
- 第七章 故人千里来，满地残红宫锦污
- 第八章 夜来处处试新妆，却是人间天上
- 第九章 夜深霜露凄冷，梅妆泪洗
- 第十章 凤箫声绝沉孤雁，倚风长啸

第八卷 人憔悴音尘绝

- 第一章 梧桐昨夜西风急，淡月胧明
- 第二章 南楼画角，又送残阳去
- 第三章 楼高目断，只堪憔悴
- 第四章 灯花结，片时春梦，江南天阔
- 第五章 弹到断肠时，春山眉黛低
- 第六章 此生谁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沧州

番外 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

<<凤囚金宫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流水便随春远，行云终与谁同 载着棺木的牛车慢慢停下来，张鹏以女真语笑道：“大人，方才不是检查过了吗？”

” 金兵粗声道：“打开棺木看看。”

” 张鹏赔笑道：“这是小人母亲的尸首，没什么好看的。”

” “叫你打开就打开，罗嗦什么？”

” 金兵喝道。

“是是是，不过这天怪热的，小人担心棺中的腐臭味熏着大人，坏了大人的胃口。”

” “打开！”

” “是是是！”

” 不得已，他们打开半钉住的棺木板，我立即闭目，保持“死”的平和安详。

棺木板刚刚打开，金兵便叫起来，“什么味道？”

这么臭？”

” 张鹏赶紧笑道：“大人，小人刚才说过了，这天热，母亲的尸首搁了几日，自然会有尸臭味。”

” “好了好了，快点走。”

” 金兵催促道。

“是是，小人这就马上走。”

” 他们火速钉上木板，留了一点缝隙，推着牛车快步前行。

顺利通过第一关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思及父皇还在韩州受苦受难，不由得难过起来。

我不能自己南下而丢下父皇不管不顾，我不能那么自私。

这通关牌子是端木先生弄来的，仍然是那个受过他恩惠的克群找来的。

没有追兵追来，这夜，我们在荒郊野外歇一晚，次日一早继续赶路。

已是初夏，金国的夜晚仍然深凉，我靠坐在树头上，拢紧粗布衣袍。

叶梓翔坐在我旁侧，将干粮和水袋递给我，“帝姬饿了吧，吃点儿东西。”

” 我问：“韩州那边可有消息传来？”

” “暂时没有。”

” 他避开我追问的目光，眉宇略低，“帝姬无须担心，派过去的人是未将的属下，他们做事很有分寸”

” “叶将军，为什么每次提到父皇，你总是避开我？”

” 我仔细审视着他的表情，他看我一眼，又立即垂眼，那表情分明是尴尬与羞愧。

刹那间，我明白了，怒问：“你根本没有派人去韩州营救父皇，是不是？”

” 他终于迎上我愤怒的目光，仍然不够坦荡，“有，未将派人前往韩州，但是金兵监管很严，他们……还未见到太上，还未联系上。”

帝姬，营救太上须从长计议，不可操之过急，否则营救计划一旦败露，金帝风闻我意欲营救二帝，一怒之下会杀了太上。”

” 他说得没错，若要营救，就要万无一失，需有十足的把握，否则便是置父皇于死地。”

“我不能就此离开金国，弃父皇于不顾，叶将军，我想……我们秘密前往韩州，救出父皇之后再一道南下。”

” “不行！”

” 叶梓翔立即反对，“此行凶险，未将好不容易救出帝姬，岂能再入狼窝犯险？”

我等数人前往韩州，势必引起金人注目，还未救出太上，便被金人抓住，那时还谈什么营救？”

” “可是，我不能丢下父皇……” “帝姬思父之心，未将明白，然而，陛下叮嘱未将，量力而行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”

” 他口中所说的“陛下”，自然是六哥。

六哥竟是这么想的，难道六哥…… 我不敢想，不敢深入地想……更不愿把六哥想得那么不堪”

<<凤囚金宫>>

我质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先去韩州营救父皇？”

父皇乃一国之君，比我重要千百倍……”叶梓翔被我问得一愣，须臾才耐心解释道：“帝姬，并非末将不想营救太上，而是……不可操之过急，否则太上便有杀身之祸。”

“你不是将我救出来了吗？”

有这么难吗？”

“救出帝姬，是因为……有端木先生这样的高人作内应。”

他握住我的双肩，语重心长道，“帝姬，陛下有句话要末将转告帝姬：切不可任意妄为，一切听从叶将军指令。”

“六哥真的这么说？”

“我不信六哥会料到我想去救父皇。”

“末将纵有千万个胆子，也不敢假传圣旨。”

我怔怔不语，内心挣扎。

六哥与叶梓翔没有错，能够救出我已是万幸，要救父皇，不是一朝一夕之事，必须谋划得毫无破漏，方能行事。

既是六哥的旨意，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。

次日，来到一个小镇上，我们吃了较为丰盛的一餐，买了五匹马，直奔第二个关卡。

我们仍然是中年、老姬的打扮，奉上通关牌子，第二个关卡轻而易举地过了。

过了中京大定府，我们略微安定，却也不敢疏忽大意。

奔驰数日，未曾好好歇息，这一夜，叶梓翔决定好好休整一晚再赶路。

露宿野外，夜里的风很凉，我蜷缩着身子，冻得瑟瑟发抖。

月上中天，淡青的月华流泻整个寰宇，使得整个荒郊愈发的清冷死寂。

我打了一个喷嚏，倏然清醒，便抬眼望着那轮孤月。

孤月泊于浩瀚的银河，洁白无依，一身孤清。

想起远在韩州的父皇，想起远在扬州的六哥，想起会宁府中的完颜馨，想起姐妹们，想起很多人……这样的深宵，他们已经熟睡，我望月怀人，也是一身孤清。

一心怅然。

有轻微的脚步声靠近，该是叶梓翔，我立即闭眼。

一袭袍子轻轻地覆在我身上，顿时，我觉得暖和一些，有点感动。

他却并没有立即离去，而是坐在边上，不知想做什么。

他轻轻一叹，片刻后，我觉得脸上有些痒，是他的指腹轻轻抚着我的脸，娥眉，左腮，动作轻得不能再轻。

白日里，他恪守礼数，对我毕恭毕敬，可我知道，他的意中人应该还是我。

现在，深更半夜，他这般“轻薄”我，足以表明他的心，也说明他克制着对我的情意，在我熟睡后才敢“色胆包天”地碰触我。

我不敢动，担心他发现我是清醒的，那样一来，他会尴尬，我也会尴尬。

所幸，片刻后他便离去。

我放松下来，过了好久才有睡意。

猛然间，死寂的荒郊深夜出现不寻常的惊乱，我惊醒，立即起身。

他们仓促地收拾包袱上马，叶梓翔箭步冲过来，将我抱上马，接着他也上马，“有追兵。”

一语惊散所有睡意，我紧张得发抖，冷冽的夜风刮面而过，生生的疼。

驱马飞驰，我思忖着后面的追兵会是谁？

完颜宗旺？

还是完颜馨？

不久，后面传来震天动地的声响，在这深夜，马蹄踏击大地的巨响异常清晰，就像踏在心坎上，令人心惊胆战。

所买的马和我们一样疲累不堪，再过不久，追兵就会追上我们，那可怎么办？

若是完颜馨，也许还有商量的余地。

<<凤囚金宫>>

若是完颜宗旺，只怕我苦苦哀求也不会心软。

苦思对策，仍是想不到良策。

叶梓翔筹谋那么久才救出我，而且逃出会宁这么远，想不到会在这里被追兵追上，难道我这辈子都不能南归吗？

注定一生沦落金国？

想到此处，我咬牙切齿，又悲又怒。

“帝姬莫怕，就算是死，末将也会护帝姬周全。”

叶梓翔绝烈道。

“嗯。”

“此时，我还能说什么？”

金兵终于超越我们，匆促勒马，那些趾高气昂的骏马前蹄仰天，长嘶破天。

青黑的月光下，金兵约有二十来骑，个个彪悍，不约而同地引弓搭箭，箭镞对着我们。

那人昂然立于骏马上，稳如山岳，月光洒了他一身，使得他的身影看起来孤硬寒凉，又别有一番睥睨众生的傲然气势。

完颜磐。

他如何知道我还活着，如何知道我已南逃？

“小猫，过来。”

他倨傲而温柔地唤我，朝我伸出手。

“你是何人？”

为何追我们？

“我拿捏着嗓子，变得像老姬的苍老声音，我是老姬的打扮，他为何这么肯定我就是赵飞湮？”

“赵飞湮，过来！”

完颜磐固执道，声音不再温情，略有怒气。

叶梓翔揽在我腰间的手突然加力，“他是谁？”

我低声道：“金帝嫡长子，宋王。”

完颜磐驱马近前，死死地盯着我的腰间，目光如炬，“放开她！”

嗓音冷寒。

“宋王，在我们大宋，以多欺寡非好汉，若想抱得美人归，你我单独打一场，决胜负，如何？”

叶梓翔温言带笑，彰显大宋男儿的磊落自信。

“我叫你放开她！”

完颜磐气急败坏地怒吼，宝刀尖锋直指我们。

“我不会随你回去，宁死不回。”

我决然道。

完颜磐缓缓收回宝刀，寒声下令：“放箭！”

箭雨疾射，张鹏和两名护卫举剑挡箭，挡得了一支两支，却挡不住源源不断的箭雨，不久，三人中箭身亡。

眨眼之间，他们死于非命，叶梓翔悲痛不已，我亦悲伤。

我眨去眸中的湿意，“阿磐，可否谈谈？”

“好，你想怎么谈，都可以。”

完颜磐冷沉一笑。

“不可，帝姬三思。”

叶梓翔更紧地抱着我，不放手，“末将死不足惜，帝姬……” “无妨，他不会伤害我。”

我掰开他的手，利落地下马。

他立即跟着下马，扣住我的手腕，不让我去。

“把他的手砍下来。”

完颜磐冷酷的声音再次传来。

“你敢伤他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！”

<<凤囚金宫>>

”我怒吼。

我决然拂开叶梓翔的手，“无须担心，我不会有事。

”叶将军，你孤身一人，如何保护我？

我不愿你死，你还要为六哥安邦定国，为大宋子民保家卫国，还要率军北伐、驱除金贼，我怎能让你死？

如果我不与完颜磐谈谈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

我朝完颜磐走去，金兵策马逼近叶梓翔，所有的箭镞都对着叶梓翔。

完颜磐潇洒地下马，拉起我的手，我巧妙地避开，“假若你伤他一根毫毛，我会自毁一根。

”他怒目圆睁，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。

半晌，他下令：“兄弟们，好好招呼这位朋友，把人看紧了。

”话落，他强硬地握着我的手，走向远处。

此处是土地平整的野外，有辽阔的视野，也有高耸的树木，夜月下的风光，秀丽幽静。

走出不远，完颜磐便伸臂揽在我腰间，我心神一荡，刻意保持的冷静与疏离瞬间瓦解。

远离了叶梓翔和金兵，他解下披风铺在草地上，扶着我坐下来。

他问：“他是谁？

”我笑，“很早以前我就说过，父皇为我寻了一个驸马，他就是我的驸马，叶梓翔。

”“叶梓翔是你的驸马？

”完颜磐微惊，“叶家军颇有名望，此人颇有胆略。

”“是宋王来追我的，还是得你皇叔的命令？

”我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

“你放心，对于你的死，皇叔没有起疑心。

”“宋王如何知道我已逃出会宁府？

”“叫我阿磐。

”他低低道，曲起双腿，抱膝而坐，“我始终不相信你就这么死了，以端木先生的医术，不可能束手无策。

”“端木先生不是神，中毒已深，人已死，怎么可能救活？

”“还有一件事，让我确定你的死只是一个障眼法。

”他苦笑，“我命人暗中跟着父皇的侍卫前往城郊，后来，我的属下回来说，火葬时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，在火葬处附近竟然有萨满教做法，而且所有的侍卫都去看萨满教做法，忽略了火葬。

”我莞尔道：“因此，你猜到有人会偷龙转凤，猜到我只是假死？

”完颜磐颌首，“我派人前往韩州，自己带了二十多骑南追。

”他握住我的手，“南追之前，我犹豫了一日，徘徊于追与不追之前。

”我讥诮地问：“那为什么还是追来了？

”他涩笑，“追你回来，让你继续留在皇叔身边，你会很痛苦；不追你回来，我会因为失去你而心痛。

”“现在你追到我了。

”“我在城郊有一座别苑，你暂时住在别苑，谁也不会知道你还活着。

然后，我向父皇请旨外调，去云中枢密院也好，去燕京枢密院也罢，只要离开了会宁，你我便能在一起，谁也不会阻止我们。

”“宋王的打算可真周到。

”我冷冷讥笑，“你以为你的皇叔蠢得永远也不会发现吗？

”“发现又如何？

那时你已是我的妻，我不会再拱手相让。

”完颜磐目光冷厉。

“这么说，你承认你曾经将我让给你的好皇叔？

”我又是一声冷笑。

他突然扣住我的手腕，“小猫，为什么你总是对我冷嘲热讽？

<<凤囚金宫>>

”他又气又急，“我不是把你让给皇叔，而是……皇叔一年半载不会放手，我只能让你暂时留在皇叔身边，暗中布局筹谋，再把你抢回来。

”我甩开他的手，“别再叫我小猫，恶心。

”我再次嘲讽，“在你们金国，可以无视纲常人伦，皇叔的侍妾，作为侄子的可以堂而皇之地纳为妾吗？

”他腾地跪起身子，拽我起身，“你们宋人讲究那么多，我们金国，只要喜欢，就算是父亲的姬妾、伯伯叔叔的妻妾，或者是兄长的妻妾，都可以娶之、纳之。

”我摇头失笑，“果真是蛮夷。

”完颜磐怒目而视，我不惧地抬起下巴，四目相对，他怒，我冷。

突然，他伸臂揽过我，以袍角擦拭着我的脸，力道适中，举止温柔。

我挣了一下，却听他道：“别动，我不想对着一张陌生的脸。

”这双俊眸专注而深沉，令我心澜微漾。

我静静地望着他，此时此刻，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他，面对金帝的嫡长子，宋王完颜磐。

如果他不是金人，或者不是金国宗室中人，或许我与他就不会这般艰难。

可是，“如果”往往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设，是一种美丽而脆弱的幻想，瞬间即灭。

他的吻不知何时落在我的唇上，待我发觉，他已紧抱着我，右掌扣着我的后脑不让我闪避。

这样的亲密，这样的炽情，我期待了多久？

可是真正面临的时候，我又退却了，大宋与金国之家的国仇家恨，提醒我不能与他为伍，不能陷入他的情意与怀抱。

我瞬间的迷失，已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得到他想要的。

拥吻越来越激烈，他纠缠着我的唇舌，沉醉于这一场想念已久的情爱里。

我看见他微睁的眼中皆是缠绵之意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缠绵，眼中的火花渐渐燎原……我拼力推开他，他怔忡地凝视我，脸上的激情慢慢消退，却仍然搂着我，“为什么？

”“你是我的敌人。

”我再次推离他，想起适才他冷酷下令射杀保护我南逃的护卫，不寒而栗。

“只要你还爱我，所有的仇恨都可以淡化。

”“你可以淡化，那是因为你是强者，是入侵他国的一方。

”片刻后，完颜磐无奈地放手，颓丧地坐下，“我想不到你会变成这样，更想不到你对我会有敌对、仇视的一日。

”他所说的，正是他作为强者所想的：我是亡国奴，理应被他囚禁，在他的怜悯中屈辱地度过下半生，老死金国。

我亦无奈一笑，“我也想不到你是金人，甚至还是皇子皇孙。

”夜寂，月冷，露清。

长长的静默。

“我不会再回去。

”我的声音竟然可以变得这般冰冷，不含一丝一毫昔日的情意，“若你执意带我回去，带走的会是一具尸首。

”“我会安排得很好，没有人会发现你还活着。

”完颜磐音量微高。

“尊贵的宋王，你想将我藏在一个无人知晓的金屋，让我在你的宠爱下屈辱度日吗？

”我轻笑，问得尖锐。

“湮儿，你完全可以将我当做石头哥哥，我们会像以前那样，开心地打闹，快乐地在一起。

”他的眼中满是期待，“你爱我的，是不是？

爱我，就跟我回去。

”“我们再也回不去了，除非你们金国从未入侵过大宋，除非大宋和金国仍然是井水不犯河水。

”我悄然解开衣带，“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爱你，但我知道，我恨你，恨你这个灭我家国的金人。

<<凤囚金宫>>

” 衣袍滑落，我仅着抹胸，刹那间，冷意袭身，“若你执意带我回去，那么，就像你皇叔那样，现在就强行要了我，然后我会恨你一辈子，你带走的只会是一具尸首。

” 完颜磐惊震地望我，眸色立时转浓，火花四溅。

我凄楚地望着他，决然道：“你有第二个选择，放手，就当没追过我。

” 他黯然低眸，“你不要逼我。

” 我失笑，“是你逼我，不是我逼你。

” “放你走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

” “我会觉得，你和你的皇叔不一样，你真的爱我，在乎我的感受，而不是像你皇叔那样，强取豪夺。

” “湮儿。

” 他低声唤我，取了落在草地上的衣袍裹在我身上，然后拥我入怀，“你可知，要我放手，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，而且需要多大的勇气？

” 泪湿双眸，我哑声道：“那你又可知，再留在金国，我真的会死？

你真的愿意看我死吗？

” 他一震，深深地凝视我。

半晌，他俯唇，吻着我的眼眸，吻去泪水，双唇微颤。

我看见他微闭的俊眸滴落一颗泪珠，顿时心痛如割。

“阿磐，放我走……求求你……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放我走……” 完颜磐寻到我的唇，轻轻触着我的唇角，“万一我找不到你了，怎么办？

万一你嫁给你的驸马，我怎么办？

我说过，我会娶你……我要娶你……” 泪珠簌簌而落，“我答应你，不嫁人……一辈子都不嫁人。

” “真的吗？

” “嗯。

” “好，你等着我携聘礼娶你。

” 话音甫落，他吻住我，唇舌交缠，深切，缱绻。

我知道，他已心软，不会再带我北归。

而此刻，我只能满足他的需索，或许我也是情不自禁。

他抱我愈紧，鼻息愈发急促，满目欲念，好像不满足于单纯的拥吻，大掌不安地摩挲着我的背，慢慢倾身欲倒。

在他的激情里，我迷乱了。

离开了会宁，没有完颜宗旺这座大山横亘在我们中间，他没有顾忌，我心中的压力好像也少了，只想着他是我此生唯一爱的男子，我怎能拒绝他？

我的心，仿佛也需要他的慰藉与爱抚，才能填满毕生爱恋的空缺。

第二章何人月下临风处，起一声梨坝 夜风沁凉，紧缠的身躯却滚烫炙人。

完颜磐胸膛的烫热，烙进我的心，一路烧至四肢百骸。

浓情四溢。

他死死地封住我的唇，绵密的热吻变得强势无比。

我从不知，他也会有霸道的时刻，宛如我是敌对的营垒，他强行攻城。

他热烈灼人的呼吸，仿佛要将我融化，又似要将我整个人吞入腹中。

四肢被他锁住，我在他怀中，迎合着他，也索求着他，像是置身熊熊烈火之中。

情迷之刻，神思俱乱，心头唯一的念头便是：他爱我，我也爱他。

旁的，都无关紧要。

完颜磐略略松开我，我低喘着，遍体绵软。

薄刃般的唇滑至颈侧，带着烈火袭至，他用力地吮吻、噬咬。

颈侧蓦然一痛，我呼出声，闪避着。

“从今往后，只有我可以抱你吻你爱抚你，你也只能爱我一人，嗯？”

<<凤囚金宫>>

”他低声道，语气不容拒绝。

心神一荡，我情不自禁地颌首。

这般霸道的話，听來分外心酸与感动。

外袍垂落，左肩裸露，他细细地吻着我的锁骨。

他的大手摸向我的头，瞬间，满头青丝滑落，肩背丝丝的痒。

五指插入我发间，他凝视着我，眼眸缠火。

片刻后，他微微倾身，疯狂地吻我。

暗火疾速窜起。

丝丝的酥麻如电袭来，我如火焚身，脸颊热烘烘的，难耐不安。

全身滚烫，我迷乱地抱着他的身子，随着他的吻而战栗。

“湮儿，为我宽衣。

”他的声音暗哑如夜。

他的话，就像一盆冷水，浇醒了我。

我使力推开他，“不……我们不能这样……”他捉住我的手，迥异于寻时的淡定从容，祈求地望我，“我不想再忍了……我们早该如此，湮儿，不要拒绝我……”他的眼中满是痛苦与坚忍，可是，我不想再心软，不想让叶梓翔难堪，“你说过要娶我，那就在你我洞房花烛的那一晚，再行夫妻之礼吧。

”“不，我不想再等。

”完颜磐强硬道，“我不能让人捷足先登，尤其是那个姓叶的小子。

”“你不让叶梓翔捷足先登，就舍得让我在你皇叔的怀里承欢？

”他面色一变，阴晴不定地看着我，“不要再提皇叔。

”我骂道：“心虚了，是不是？

你孬种！

”他被我激怒，在我胸脯上疯狂地吮吻着，不管不顾，带着一股狠厉之气。

我拼命地打他、捶他，却无法撼动他分毫。

他攫住我的唇，迅速攻占，如刀虐着我，如火烫着我。

“帝姬……帝姬……”是叶梓翔的声音，夹杂着金戈的铿锵声。

我拼了全力，侧首望过去，余光望见叶梓翔正与七八个金兵激烈地打斗。

怎么会打起来？

难道是他望见我完颜磐这一幕，以为完颜磐凌辱我，这才愤而反抗、意欲冲过来救我？

“他们……打起来了。

”我企图掀翻他，却是不得，在他的步步为营下溃不成军。

“听见了。

”他闷声道，继续吻我，凌厉之气顿时消失，唯余缠绵。

“我说过，他少了一根毫毛，我会自毁一根。

”“那臭小子真扫兴。

”完颜磐不乐意地爬起身，取了衣袍随意地裹在我身上，箍着我的腰肢不让我走，“这小子武艺不错，不过在你眼中，不及我。

”他自负地笑起来，我瞪他一眼，掰开他的手，“要么放开我，要么让你的属下罢手。

”他好整以暇地说道：“难道你不想看看你的驸马如何为你上刀山下油锅吗？

放心，你的驸马不会死的，先看看情况也无妨。

”以叶梓翔的武艺，一剑在手，那些金兵应该不是他的对手。

那些金兵善射，并不精于武艺，在他凌厉的攻势下，多人受伤，渐渐不敌。

两个金兵从马上取下弓箭，毫不迟疑地对准叶梓翔射箭，神速无比。

幸好，叶梓翔警觉性高，避过利箭的袭射。

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他一边与金兵打斗，一边防着暗箭，势必分散精力，破绽便暴露了。

“快去阻止啊。

<<凤囚金宫>>

”我催促道。

“湮儿，你这么担心他，我会生气。”

”完颜磐嗓音清凉。

“他受伤了，我也会生气。”

”他说得闲适如云，“既然你生气了，那就让他再也不能妨碍我们。”

”我愤怒，“我最后说一遍，去阻止。”

”他缓缓微笑，似是一惊，“哎呀，你的驸马中箭了。”

”叶梓翔的后背和左肩分别中了一箭，力有不济，却仍然与金兵打得激烈，试图突破重围，冲到我这边。

叶将军，你真傻。

他的招数不显凌乱，却是无力为继了。

暗寂深夜里，清凉月光下，他为我浴血奋战的剪影成为我永不可磨灭的记忆。

最终，完颜磐阻止了这场打斗。

叶梓翔箭伤两处，刀伤三处，都是皮外伤，完颜磐说没有大碍。

完颜磐终究答应我，让我南归，但是要陪我游玩三日。

我归心似箭，如果可以拒绝，我绝不会在金国的土地上多待片刻。

我们在附近的农家住下来，金兵严密看管着叶梓翔，完颜磐带我在乡野间游玩。

策马当风，暖风拂面，潇洒快意。

仿佛回到了最初相识的那些日子，我们无忧无虑地游玩，打打闹闹，好不快哉。

他总会突然吻我，温柔而深沉地抱着我，不过并没有像那夜失控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坐在草地上，望着日头慢慢地落下地平线。

日落之美气象万千，西天云海翻涌，云霞彤彤漫天，似火燃烧。

几只猛鹰飞过，张狂得不可一世。

晚风悄悄，渐有凉意，他从身后拥紧我，“湮儿，很久没有像今日这么开心了。”

”“嗯。”

”或许，只要放下所有的国恨家仇与心头的羞耻屈辱，人就会轻松一点、开心一点，可是，谁又能真的放下？

我只不过是放下一点点，不忍扫他兴罢了。

“如果往后都像今日这样，那该多好。”

”“如果你当了金国皇帝，宋金变回以前的样子，互不侵犯，你我都会快乐。”

”“也许吧。”

”“也许我们是在痴人说梦。”

”完颜磐是金人，而金人凶残成性、杀人如麻，从那夜他下令射杀叶梓翔近卫的举动来看，他也不是善类，也是不折不扣的金人，秉性凶残，杀人不眨眼。

他好像在我脖子上戴着什么，我伸手一摸，摸到一个久违的东西，“阿磐，你给我带什么？”

”他道：“象牙骷髅坠子，戴好了，不许拿下来。”

”我仍然记得，在汴京城外的金营，就是因为象牙骷髅坠子，我与他终于相见，终于知道了彼此的真实身份。

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象牙骷髅坠子，一直以为是完颜宗旺收藏着，却没想到回到完颜磐手里。

两年前的事，历历在目，却又好像遥远得令人感慨唏嘘。

完颜宗旺，是我与他之间不可碰触的伤口。

半晌，他道：“那次你眼睛失明，我去看你，你说了一些决绝的话。”

那夜，皇叔来找我，把象牙骷髅坠子还给我，说是你托他还给我的。

”他顿了顿，苦笑，“那时候我很伤心，不过后来一想，又觉得也许不是你的意思，而是皇叔故意的，让我们互相怨恨，让我们死心。”

”“他一见到这坠子，就认出是你的东西，但是他没有跟我说，我认识的阿磐就是他的侄子完颜磐。”

<<凤囚金宫>>

他拿走了坠子，我发现后去帅帐找他要回来，就在那里遇上你。

“上天的安排很奇妙，很不可思议。”

“湮儿，我从来放弃过你，如果有，那也只是暂时的放手。”

完颜磐合身抱着我，沉沉的声音里有着浓浓的无奈与悲怆，“我看得出来，皇叔这半生，唯一喜欢的女子，就是你，因此，他不会放手。”

在金国，即使皇叔死了，也轮不到我当皇帝，那么我只能等，只能慢慢筹谋，只能等着有朝一日把你抢回来。

我终于明白，这两年来，他的冷漠，他的转身，他三番两次将我送回完颜宗旺的身边，他在我陷入险境时的突然现身，都是刻意的，不是偶然的。

他揉着我的手，“在没有十足把握前，我只能装作舍弃了你，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把你送回皇叔身边，因为我必须让他相信，我不会再对你有任何觊觎之心。”

湮儿，你可知，每次送你回到他身边，你哀伤的目光就像一把刀，割裂了我的心。

“停顿了半晌，他又道：“我知道你很痛苦，可是你可知，每当我看着你的眼眸，我比你更心痛。”

我恨自己，为什么我不是金国的储君？

为什么我比不上皇叔？

“痛，恨，夹杂在他的声音里，听来沉痛万分，然而，当时当地，他的痛与恨又是多么剜心！”

完颜磐转过我的脸，凝视我，“我一次次地伤害你，你有没有恨过我、怪过我？”

“扪心自问，我恨过他吗？”

也许恨过吧，可是每当我陷入险境，他总会出现，救我于危难，即使有恨，也随着他的爱护与深情烟消云散。

“现在不恨了。”

“我坦然看他。”

“湮儿……”他欣慰地贴着我的脸。

“记住，这坠子不能拿下来，直至我娶你为妻的那一日，我再帮你取下来。”

“他霸道道。”

“我一个姑娘家，戴着骷髅和海东青，多不衬呀。”

“我嘟囔着。”

“不衬也要戴着，这表示你是我完颜磐的女人，谁也不能碰，连觊觎也不行。”

“那要等你多久，你才会来娶我？”

完颜磐的眼神倏然凶狠起来，“我尽快，你胆敢嫁给别人，我会杀了你。”

我怒哼：“你已经有了嘉福和乐福，又娶了徒单王妃，这怎么算？”

“他抿唇笑起来，“怎么？”

你嫉妒她们？

“我别开脸，傲然道：“如果你有妻妾，休想我会嫁给你。”

“他扳过我的脸，笑眯眯道：“好，娶你之前，我会遣散所有妻妾。”

叶梓翔不再易容，恢复了原本的面目，伤口只是随便处理而已，我想给他包扎一下，完颜磐不许，说会命人给他包扎。

用过晚膳，他要与我赏月，便拉着我来到农家的屋外。

我说累了，要回屋歇着了，他也不许。

“湮儿，你不觉得今晚的月色很迷人吗？”

“不觉得。”

“银河里仅有的几颗星辰很亮很亮，宝石般璀璨耀眼。”

素影分辉，月洗高梧，不远处的林木像是笼着一层青白的薄纱，朦胧似雾。

今晚的月色，的确迷人。

他的属下藏得一个人影都不见，良宵静谧，月下盟誓，适合心心相印的男女互诉情衷。

完颜磐伸臂揽住我的腰，“湮儿，真希望这三日过得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”

<<凤囚金宫>>

“若你离京太久，会惹人怀疑的。”

“放心，我做好安排了，不会有人知道我南下。”

他握住我的双臂，有所期待，“你喜欢这里的风光吗？如果我放弃所有，陪你在此听风赏月，你愿意吗？”

“我不喜欢这里。”

我惊诧于他竟然有此想法，“阿磐，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，我也不会舍弃家国，隐匿一世。”

他黯然道：“只是说说罢了，你我都不是那种逃避一切的懦夫。我会尽力，掌控足够的权势，强些，再强一些，给你想要的东西。”

“我想要什么，他真的知道吗？”

冷冷的讥笑从嘴角滑散……完颜磐轻轻将我拥住，“下午你答应过我什么？还记得吗？”

见我无语，他重复道，“你答应我，不嫁任何人，等着我娶你。湮儿，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尽力去实现，希望你不是敷衍我。”

我推开他，“你以为我信口开河？”

我没有想过要敷衍他，只是以宋金两国紧张的关系，他要娶我，只怕很难很难。

“在汴京城南的辛夷树下，我们的约定没有实现，这次约定，我担心……变数太多，我担心你一去，就把我忘了。”

“要我怎么说，你才会相信？”

“你对天发誓，此生此世，非完颜磐不嫁，若是嫁给他人，必得不到幸福，且你所嫁的男子英年早逝，不得好死。”

“哪有你这样逼婚的？”

我哭笑不得地打他。

他紧拥着我，抚触着我的腮边，深情凝视，“我只是以防万一，快发誓，否则我不让你走。”

我无奈道：“我赵飞湮，此生此世非完颜磐不嫁，若是嫁给他人，必得不到幸福。”

“还有最后一句，快说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

“咒人早死的话，怎能说？”

阿磐，我不想伤害你，也不想伤害别人。

“若你一心不嫁，怎会伤害到别人？”

你不说，可见并非真心。

“你不要无理取闹！”

我用力地推开他。

“我只是要你的一个承诺，这也是无理取闹？”

他有点火了。

忽然觉得今晚的完颜磐有点奇怪，为什么在这里赏月？为什么要我发誓？为什么这么容易生气？我越想越奇怪，越觉得他高深莫测，他究竟想做什么？

我道：“我累了，先回房了。”

刚刚迈步，我的手腕就被他扣住，他轻轻一拉，抱住我，“我不想与你吵，可是一想到很快就与你分离，再也见不到你，我……湮儿，我舍不得你……”我埋首在他胸前，“除了你，我谁也不嫁，若你不信，我也没法子。”

他追来之前，我归心似箭，满脑子都是南归的念头，经过了与他相处的这一夜一日，被压在心底的情愫被他勾起，泛滥成灾，我只想与他度过无忧无虑的三日。

给他的承诺，发自真心，可是将来会如何，谁也无法预料。

再者，他是金帝嫡长子，是金国宋王，我是大宋帝姬，假若我敲锣打鼓地嫁给他，宋人会如何看

<<凤囚金宫>>

待我？

史家如何记载沁福帝姬？

后世如何评价我？

其三，我曾是他皇叔的侍妾，以宋人的伦理纲常，我怎能再嫁给我的“侄子”？

他们金人可以无视伦理纲常，我是宋人，怎能这般不知廉耻？

因此，承诺的确发自真心，但我不会嫁给他，也不会嫁给其他人。

“我信了，湮儿，我也觉得累了，回房就寝吧。”

说着，他拉起我的手，迈步——“嘭……”如斯静夜，任何声响都异常清晰。

心中一跳，我寻找着声音的来源，终于发现一旁的柴房里有轻微的声音。

我走过去，完颜磐却道：“应该是猫，走吧，没什么好看的。”

柴房里的声响越来越大，应该有人，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奔过去推开柴房的门，看见一人侧躺在地上，手足被缚，状若弯虾，正是叶梓翔。

他的口中塞着一团粗布，只能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。

我惊得走过去，拿下他口中的布团，解开他身上的粗绳。

“帝姬，他是金人，不能嫁给他。”

叶梓翔急切道。

“为人臣子，有何资格管帝姬终身大事？”

完颜磐讥讽道，火速拽我起身。

叶梓翔身上的粗绳还未解开，一边极力挣扎着，一边仇恨地瞪着完颜磐，“你敢动帝姬一根毫毛，我不会放过你。”

完颜磐将我箍在怀里，闲闲笑道：“湮儿是我的女人，我自然可以随心所欲，且湮儿喜欢我，已承诺嫁给我，你想管，也管不了。”

叶梓翔满面怒火，眼中杀气烈烈，恨不得挺剑一刺，刺穿敌人的胸膛。

完颜磐敛了笑意，道：“湮儿已是我的女人，我警告你，你若对她有觊觎之心，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寒气森森，杀气迸射。

叶梓翔怒瞪着他，目眦欲裂。

我羞愤，突然间，脑中电光火石，恍然明白适才月下完颜磐所说所为的目的：他将叶梓翔绑在柴房，然后与我在柴房外赏月，诱我说那些话，诱我发誓，就是要叶梓翔听见，要他知道，我，已是完颜磐的女人，并且一心一意地爱他，非他不嫁。

国仇家恨告诉我，礼义廉耻告诉我，我不应该喜欢一个沾满了宋人鲜血的金国皇室子弟，不应该执迷不悟，不应该非他不嫁。

可是，如果我可以恨完颜磐，早在知道他是金国大皇子的时候，早在他“暂时放手”的时候就恨他了。

我真的恨不起来，即使他也杀过宋人，即使他曾经舍弃了我，然而，我真的无法恨他。

这一夜一日，我情不自禁地与陷入他的柔情里，我明明知道自己不要脸，可是仍然甘之如饴。

然而，叶梓翔看见了、听见了，而且是完颜磐故意让他看见的，我还有何颜面？

我情何以堪？

我愤怒地推开他，“你卑鄙无耻！”

这夜，我未再与完颜磐说过一句话。

次日醒来时，惊讶地看见他与我对眠共枕，他握着我的手，好像一夜未曾松开过。

吃过早饭，他依然带我游玩，平野，田间，山林，跑了很远。

天色渐晚，我担心道：“这儿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，即使现在回去，也是三更半夜了。”

“今晚不回去。”

他扬鞭，驱马前行。

“你想露宿野外？”

“我想与你度过一个无人打扰的夜晚。”

<<凤囚金宫>>

”他俯唇在我的耳畔道，“你不愿意，还是怕我？”

”我不语，任由他策马飞驰。

来到一处风光秀美的林野，树木成林，蓊郁青翠，还有一汪碧绿的小湖泊，波平如镜，就像一颗晶莹的绿宝石，镶嵌在一片青葱的树林间。

完颜磐以箭射了飞鸟和小兽，架火烤着吃，焦香扑鼻，味道很不错。

夜幕低垂，星辰璀璨，凉风吹拂在身上，带起丝丝冷意。

坐在湖泊边的草地上，他从身后拥着我，望着长草随风飘拂，望着美丽的星空，望着辽阔无边的黑夜，静静地享受这安宁的时刻。

“阿磐，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”“就这样抱着你，感受你在我怀里的真实感觉，我幸福得不知说什么好。”

”“嗯。”

”“湮儿，我想要你。”

”他的唇落在我侧颈上，双臂倏然收紧。

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性情男子，坐怀不乱从不是他的秉性。

我一动不动，静声道：“阿磐，不要让我觉得自己很脏。”

”他一顿，贴着我的脸，嗓音低哑，“好，我会等到你我洞房花烛的那一夜。”

”清风。

孤月。

星辰。

爱人。

我忽然想起那曲《泽陂》，便问：“阿磐，带埙了吗？”

”他默默地走向骏马，从包袱里取了梨形小埙，然后坐我旁侧，笑问：“吹一曲《上邪》，可好？”

”我颌首。

完颜磐专注吹奏，埙声起，低沉而神秘的埙声传荡开来。

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

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

静寂的荒野孤夜，埙声幽幽，情意绵绵，入骨的爱与痛由曲声倾泻而出，呜咽不绝。

我动容。

月辉潋在他的脸上，他的脸孔愈发显得坚毅动情。

余音袅袅，他望我，情深缱绻，“如何？”

”我眨了一下眸子，“吹得很好，很动人，谁教你的？”

”“我有一位精通汉学的先生，是他教我的。”

”“哦。”

”难怪他的汉语说得这般好。

“湮儿。”

”完颜磐揽过我，“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”

”“这应该是女子对她的爱人所说的，由你口中说出来，当真无味。”

”“那你说给我听。”

”“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”

”我缓缓道出，话音未落，他便拥紧我，“湮儿，此生此世，我们会长相厮守。”

”如他所愿，我抑扬顿挫地说给他听，只是不想扫他的兴，虽然也是心中所愿，但我深深知道，往后的事，真的无法预料。

这一夜，我们拥眠取暖，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席，一觉到天亮。

回到农家，已经晌午。

我亲自下厨做了几道菜，与完颜磐对饮。

他很开心，称赞我的厨艺竟然这么好。

<<凤囚金宫>>

吃了一半，他忽然捂着腹部，一手拽住我的手臂，“湮儿，我的心跳得很快，腹部有点痛……很不舒服。

”我掰开他的手，立即从桌上拿起他的佩刀架在他脖子上，“放了叶梓翔。

”“湮儿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”

”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，不敢相信地盯着我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”“立刻放了叶梓翔！”

”我加重语气，刻意忽视他脸上的伤心与愤怒。

”“为什么这么对我？”

”完颜磐不依不饶地问。

”“因为我不信你。”

”是的，我担心他反悔，不放我走，担心他伤了叶梓翔，而且我不想再与他蹉跎下去，想立刻南下寻找六哥。

”我必须这么做！”

”他惨烈一笑，“你竟然不信我。”

”我无语望他。

”他粗重地喘气，面色煞白，满目皆伤，“湮儿，枉我那么信你，你竟然毒害我……”他的佩刀很重，我的胳膊很酸，“我没有选择……我担心夜长梦多。”

”是的，我不敢完全相信他，不能搏个万一让自己再次陷入会宁。

”“你不信我！”

”完颜磐重喝一声，合掌握住刀刃，立时，鲜血渗出，沿着刀刃一滴滴地流下，宛如断线的红珠，触目得很。

”“你疯了！”

”我又震惊又害怕，无力抵制他的力道，便撒了手。

”佩刀被他扔在地上，他一臂擒住我，将我锁在怀里，“我已答应放你走，你竟然不信我！”

”他的声音里浸染了浓烈的痛意。

”不被所爱的人信任，被所爱的人伤害，就是他这样的反应吧，身心俱痛，痛入骨血。

”我亦很难过，“你受伤了，我给你包扎一下。”

”他捉住我的手，放在他的心口，“受伤的不是手，而是这里，这里很疼。”

”委屈与惊怕一起涌上眉骨，化作泪水涌出，我哭喊道：“我不想再待在金国，我想立即回家，去找六哥……阿磐，我别无选择……”“明日你就可以走，就这么着急？”

”“是，我急着回家！”

”夹竹桃的毒性随着他的激烈情绪蔓延得更快，他会腹痛恶心，更会心悸心痛。

”他痛得无力支撑，却仍然坚持着禁锢着我，“最毒妇人心……果然不假。”

”我想扶他坐下，他扣住我的手，剧烈地喘息，见他如此，我亦不忍，“你先坐下。”

”“我不想再看见你！”

”你立即给我滚！”

”完颜磐捂着胸口，哑声喊道。

”“阿磐……”“滚！”

”“阿磐，保重！”

”我凝视他片刻，抹了眼泪，毅然离开。

”他仍旧拽着我的衣袖，我顿足，须臾，他终究撒手。

”救出叶梓翔，牵了马，完颜磐的下属却拦住我们的去路。

”叶梓翔护在我身前，一副即将开打的架势。

”我望向农舍的门口，完颜磐推开扶着他的下属，傲然站立，默然望我，那俊俏的眉宇微微蹙着，忍着毒性的啃噬。

”我和叶梓翔上马，回望完颜磐，我看见他眼中的不舍，扬声道：“阿磐，你所中之毒是夹竹桃的毒，毒性不大，厨房有解药。”

<<凤囚金宫>>

” 他不发一言，站在斑斓的阳光下，目光因痛而微颤。
扬鞭，催马，金兵自动退开让道，我与叶梓翔策马飞奔。
阿馨，别了。
.....

<<凤囚金宫>>

编辑推荐

人气作家端木摇年度最扣人心弦的艳丽情爱大作，揭秘史上宋朝两大帝姬的传奇！

在叔侄之间挣扎，在缠绵悱恻中煎熬，爱恨纠缠，山河动荡，薄欢诱敌，国恨家仇，凤凰为谁所囚？

一卷波澜壮阔的风云画轴，一阕荡气回肠的帝姬绝唱，凤鸣九霄，一部部流年水逝痴情未老的娇颜录…… 生死浮沉，一册册横戟挥戈笑傲风月的帝王史…… 你马踏宫阙，我心魂碎裂；你刀剑饮血，我笑得悲切。

你眸光冰寒、转身离去，我在万般耻辱中慢慢凋谢；你有誓约与隐忍，我有国恨与家仇。

情是刀刃，欲是砒霜，为谁欢，为谁痴，为谁缱绻？

请你，最后一次描摹我的骨骼，这是我，最后一次，被你蛊惑…… 彼时繁华未散，她是顽劣的小猫，与他痴心相恋，盟誓未来。

他说：“你胆敢嫁给别人，我会杀了你。”

” 此时烽烟连天，她是骄纵的凤凰，被他凌辱折翼，仇恨纠缠。

他说：“你胆敢离开半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”

” 她是大宋骄纵的沁福帝姬，金兵铁蹄南犯，兵临城下，她替兄出使金营议和，惨遭金帅凌辱，毁去清白……身心受创，她万念俱灰，幸得六哥赵俊与将军叶梓翔营救，才逃出金营，回到皇宫。

半年后，金兵再次兵围汴京，她南下避难，金帅完颜宗旺掳走她，强占为妾。

为父兄为大宋尊严，为亲人为汴京城民，她曲意承欢，强颜欢笑，却在金营遇见时刻惦念的石头哥哥。

原来，她心爱的石头哥哥竟然是金国大皇子完颜磐，而完颜磐的皇叔正是金帅、金国皇太弟完颜宗旺！

八千里路云和月，故国孱弱，繁华已歇，满目悲切，满怀萧瑟；凤楼龙阁，江山如故，却是画角连营，烽烟连阙。

靖康耻，英雄泪；衣襟血，人如削；千古恨，凭谁说？

<<凤囚金宫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